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八

學海堂

溉亭述古錄

嘉定錢進士塘著

三代田制解



三代田制曷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畝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于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攷工記匠人爲溝洫始于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倍其遂爲井間之溝倍其溝爲成間之洫倍其洫爲同間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畎知畝見遂知夫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皇清經解

卷七百一十八

錢進士既亭述古錄

一

方一成之田洫與溝爲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遂與畎爲方畎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三爲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屋者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澮畎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平夏制矣使周異于殷殷異于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畎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寸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

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五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畝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卽攷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

皇清經解

卷七百六

錢進士澹亭述古錄

二

爲方曰畝之水注于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于洫洫在通首亦不能方卽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卽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耶曷爲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奈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勤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貢爲什一勤與徹爲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胸無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爲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

釋黼

周禮臬氏爲量深尺內方尺其實一黼康成曰黼六斗四升也方尺積千寸于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必千

寸而爲六斗四升者算術立方四其積六十四立方十其積千
量之謹也必于寸故以千爲寸數卽尺爲滿體也剖爲升也必
成方故以六十四爲升數卽四爲剖法也以升數除寸數而得
升法亦升法乘升數而得寸數升之爲方則四分滿之一矣四
分滿之一卽六十四分滿之一也以六十四除千寸得十五寸
六分二釐五毫爲一升千寸
方邊一尺四剖之爲十六方者四層量之度極于尺寸之數極
得六十四方而每方二寸五分也

于千方尺積千寸故其銘曰允臻其極器以四而方方以四而
正置升而三四之爲滿故其銘曰以觀四國臻其極爲執中觀

四國爲大觀制器而宰世之道備矣故其銘曰永啟厥後茲器

維則滿之醫爲豆則深一寸而方八寸方自乘爲豆法也四乘
升法

爲六十二寸五分其深一寸當用平方開之命爲升法
八寸少一寸五分經言一寸注訓深故知方八寸其耳爲升則

皇清經解 卷七百九 錢進士澗亭述古錄

三

方三寸而深寸有八分方自乘以乘深而爲升法也升法十五
寸六分二

釐五毫方自乘爲九以除之命爲寸八分少五分七釐五毫經
言三寸鄭無注今以爲方者與豆言深相備也方三寸故知深

寸八分五度自分始量之度深也至分而止分子分付于寸莧于

尺滿法備矣其積則引也千尺卽一引依此論之升有分豆有
寸區成丈滿成引而尺無不在焉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

升之言登故三四之而登于釜釜爲嘉量之旣成故十之而爲

鍾齊量卽周量也周以滿爲量之大中上之可以爲鍾下之可

以得區故掌于臬氏齊量有四而周量不止于四其餘則四之

而已矣十之而已矣是故升十之爲斛斛十之爲甬甬再四之

爲數甬再四之爲秉區十之亦爲數數十之亦爲秉而數四之

爲鍾秉四之且爲十鍾鍾乃大矣故量之名至鍾而止極其數

則曰萬鍾也漢斛制如周鬴而積多于甬

周鬴漢斛皆內方尺而圓其外晉志古斛

積一千五百六十二寸

半推周鬴得之甬卽斛劉徽謂累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

百二十寸蓋累爲斗而深爲斛耳以百分斛之一爲升則鬴當

盈三十六寸十分八如升法而一則二升百六十二分升之四

十四半其升法亦半其餘數故爲八十一分之二十二然而半

之者有故焉漢量起于律故名律嘉量黃鍾長八寸十分一而

容一龠合龠爲合則倍其龠法立方十爲一則以十之一爲合

而以十爲升由合以上皆倍數也以半升法爲升法所以見律

之本數耳夫漢以律爲斛而周以度爲鬴故比例之而其數不

同雖然周何嘗不本于律乎周之升漢之升也至爲鬴而通之

於度故不必取盈焉通之自豆始然而未顯區其從豆而與鬴

皇清經解卷七百六

錢進士澆亭述古錄

四

分者也依經升方三寸深寸八分得十六寸二分爲升法與漢制同四乘升法則豆當有六十四寸八分依經豆深一寸方八寸止有六十四寸故知通自豆始經不言區四乘六十四寸得二百五十六寸依命升豆法命之當言四寸故知從豆

四除鬴法區唯有二區從豆故棗氏量無區升依律故有升豆百五十寸是與鬴分

始通故有豆升必從鬴則有鬴可以無升豆必從升則有升可

以無豆有升有豆而通律合度之漸見矣律爲度量母而量積

多則易盈度至尺則難欺以難欺易易盈故于鬴而通焉周鬴

重一鈞漢斛重二鈞何以同中黃鍾之宮曰金多者質厚而聲

清金少者質薄而聲濁厚薄同而大小異者清濁乖大小宜而

厚薄稱者清濁叶也

春秋論

春秋經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

公喪終此年十一月則納幣在十二月也公羊曰譏喪娶也何休謂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日二家之說不同張柬之以爲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預以長麻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故注曰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日故邱明傳曰禮也然則左氏之言得其實矣雖然國君喪終不圖婚則已圖婚則無不可謂之禮者是左氏之義尙淺也公羊明三年之內不圖婚其義較長于左氏而事不得其實則亦無當於聖人書之之意聖人之書此也自有其故且其類有五皆可攷其終始而知之也經於桓公書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公會齊侯于讎夫人姜氏至自齊於莊公書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於文公書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於齊於宣公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於成公書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桓夫人文姜也莊夫人哀姜也文夫人出姜也宣夫人穆姜也成夫人齊姜也五者皆齊女也夫聖人豈有所懲于齊而書之顧其事皆有可懲故書之以識禍本焉爾是故桓之文姜以公薨于齊書曷爲以公薨于齊書彭生之乘公也由于文姜兄妹之亂兄妹之亂見于齊侯之送姜氏矣送姜氏而至于讎此齊志也公猶與之會何太無忌乎聖人之別嫌疑不于其疎于其親慮禍患不于其顯于其微使

桓公知此必不爲灤之會矣何至禮成而不反乎莊之哀姜以子般閔公之弑書曷爲以子般閔公之弑書黨氏之賊武閔之賊其仲也卽哀姜也姜之淫公道之其恣公驕之公之納幣非納幣也猶觀社之尸女也其逆女非逆女也是先配而後祖也公先至而姜後入其後入也以要公其要公也以孟任公劫于姜而初覲幣之禮姜益肆矣公薨姜何所不爲哉文之出姜以殺嫡立庶書曷爲以殺嫡立庶書出姜齊大夫之女也非齊侯之女也納幣以夫人禮聘逆婦而卿不行是謂貴聘而賤逆貴聘賤逆者必視其妻不若妾聘之者襄仲逆之者非襄仲仲固熟知公之輕姜也是故殺其子而立嬖妾之子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君子早知之矣宣之穆姜以不靖國家書曷爲以不靖國

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六

錢進士觀亭述古錄

六

家書穆姜卽哀姜也其不至有其仲之禍者申宮傲備故也幽于東宮故也然而晉信宣伯之譖晉侯不見公矣執我季孫行父矣非聲伯有言魯能一日寧處哉方姜之怒公也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此尙能測姜之所爲乎徒聞其語而已足危矣是四女者皆非良婦人也故聖人痛其禍而書之齊姜不聞失德何以與四者同書曰以季氏專魯書也曷爲以季氏專魯書成之娶也晚定嬖者成公之妾殆齊姜之媵也襄公爲定嬖所生襄之立也甫四歲季氏擅魯始于文而成于武文卒于襄之五年武之相襄幾三十年至襄之壯而季已不可動搖矣是故武以襄之七年城費十一年作三軍皆襄少時事也則皆成晚娶之故也國君十五而生子晉悼之言始

有鑒而發與君娶不書而五者獨書攷其未而皆遺禍于魯故曰書之以識禍本也五者之中書納幣者二一譏莊公自行一見始之猶貴聘云耳書貴聘所以見後之賤逆也豈爲其禮與喪娶也哉然則文之納幣二傳所言何以不同若是曰以所見經文各異故也左氏所見者僖公薨于十一月之經公羊則已詔爲十二月矣今左氏之經亦爲十二月殆非其本然也要之二傳所釋均足爲後世法則雖不合於聖人之旨而猶不失爲儒者之言矣

魯禮禘祫攷

禘有二而祫有三禘何以有二有特禘之禘有祫禘之禘故有

二祫何以有三有大禘之祫有大嘗之祫有大烝之祫故有三

皇清經解

卷七十八

錢進士澠亭述古錄

七

實唯四而已矣古者一歲四祭禘禘嘗烝祫于三時唯春獨否周以禘爲大祭而分爲二故祫禘爲大禘與大嘗大烝而三卽古三時之祫也特禘多在春時因亦弗祫四者皆殷祭也而祫之名不存言古禮者時稱之而已魯承周賜有祫祭無祫名而禘亦有祫有特故後儒言魯禮者多異說然可攷而正也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大嘗禘禘回爲禘大嘗非秋祫與文二年八月大專于大廟公羊曰大祫也穀梁曰著祫嘗是大祫卽大嘗矣而魯語又謂之烝漢史直謂之禘禘卽大祫烝猶大烝名異實同唯所命之凡言魯有禘有祫者依二傳有禘無祫者從左氏我以爲二傳之言存古也左氏所尊尊王也周不名祫故左氏不言此國史之職也文之大事猶閔之吉禘服終無常故禘

唯所遇實豈有異乎劉歆曰大禘則終王此二祭之謂矣大嘗
大烝不知何歲行大禘則五歲而一行五歲之中間以特禘是
爲五年而再殷祭然而公羊于大嘗言之何歟文以大嘗爲吉
祭公羊因言再殷之期以再殷在吉祭後也公羊存古禘之名
明周殷之制何其要而不煩與說者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是
言也合于緯不合于經嗚呼是烏知特禘之非大禘乎是烏知
大禘之卽大禘乎禘者合祭也大禘而不合于太廟何以異于
特禘大禘而果無異于特禘何以經書禘于太廟僖八年禘于
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皆合祭于太廟是卽古之禘禘也昭
十五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皆不合祭于太廟此則
周之特禘也五歲再殷卽五歲再禘此則經之所有耳是故我
皇清經解

卷七百六

錢進士觀亭述古錄

八

因傳與宣之八年禘禘而知年以八名者皆禘禘之歲也我因
昭之十五年二十五年特禘而知年以五名者皆特禘之歲也
特禘之歲以五名卽以十名者可知矣禘禘之歲以八名卽以
三名者可知矣特禘爲禘禘禘爲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
不易之道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毛氏之傳詩曰諸侯夏禘則不
禘秋禘則不嘗此夏禘秋禘之說也以春秋質之禘皆以夏與
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記周公于太廟所謂大禘之禘也
宣之八年是已昭十五年非此也然則春特而夏禘僖以七月
何歟日未至也宣以日未至而禘則僖亦然耳昭十五年以春
其二十五年宜何時日始亦春耳禘後數月而始爲九月烏得
非春定以十月奈何曰定之八年兼禘特于禘爲過其月于特

爲不當歲此陽貨之爲也然則大事于太廟與吉禘于莊公何以同禘于莊公與禘于武宮禘于襄公何以異曰大事吉禘遷廟之祭也遷廟未有不合食于太祖者也不合何以禘昭穆是以前禘于莊公吉禘也禘武與襄非吉禘也非吉禘而于其宮廟非特禘而何故爲異定八年何以知兼特禘先言先公而後言僖公順祀不日而禘有日豈一事乎何以不書禘僖舉重則書從祀而已董生曰春秋無達例誠哉是言也魯禮三年喪畢禘禘于太廟至五年特禘臺廟自爾之後一禘一特五年而再殷祭左氏曰烝嘗禘于廟烝兼大烝嘗兼大嘗禘兼大禘一言而二禘三禘備矣舉其凡故曰烝嘗禘是故左氏之說通于二傳通于外傳通于周禮通于戴氏之禮而禘祫之說以明

皇清經解卷七百六

錢進士澹亭述古錄

九

夏殷 周

元年

六年

春 禘

特禘

二年

閏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
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

七年

夏 禘

大禘

三年

八年

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
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

秋 禘

大嘗

四年

九年

冬 禘

大烝

五年

昭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
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

十年

既考諸經傳爲是說復作小表以明立說之本上顯三代相因之制下以十年爲例推之數十年可知

律呂論一

律呂曷由生乎生于響

卽和字說
文作響

黍也黍皆種以大暑屬長夏

中央土響可釀爲鬯酒而兼爲矩蓋至中正之品也累黍成度用度制律黃鍾之長九寸卽九十黍之廣九者天數因而九之

數以十成故黃鍾之管內積八百一十分緯家言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卽其義也置黃鍾之中積如其長則分有九分是之謂候律候圓圓有徑不可以術知也則切以方方亦有候圓田術圓三方四非實測也實測宜從密率密率方四則圓三一四有奇故圓十萬則方十二萬七千三百二十四黃鍾外切之方畧爲十一分四釐六毫弱開之得徑則三分三釐八毫強也有徑則有周圓田術方四圓三故徑一周三密率方四圓三一四有奇則徑一亦周三一四有奇徑百一十三者周三百五十五黃鍾內圓之周十分六釐三毫強此周徑之定法也漢志不言周徑然其周徑必如是何者八百一十分之中積不可增減則九分之圓候亦不得而增減也曰徑三分周九分者漢末陋儒

皇清經解

卷五十八

錢進士說亭述古錄

十

之語漢志無是說也夫徑三分而積八百一十分則九分爲方器而律豈方體耶固勿問其周之必爲九分與否矣且漢非徒制律也兼制斛漢斛內方尺而圓其外卽周徑之率也漢能制斛而顧不能制律歟必不然矣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與累尺度律漢志皆言用中者顏監謂之不大不小果何等黍耶曰勿問黍先問能容與否耳宋胡瑗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管爲丁度所譏瑗不能解然實黍體使然度與瑗俱不悟耳黍有廣長廣必不如長又有厚薄厚必薄于廣以廣爲分長過之厚殺之則似能容然如管中之有隙處何管中之積分密比之分也黍居之而隙生焉三四黍共一隙千二百黍居管中其爲隙也多矣八百十分之所容數必過于其積黍圓使然也容不能盈千二

百黍又與累尺無異之故也且夫期於容千二百黍者豈不以十二爲天之大數乎然則惟其千二百黍而已矣遑問其爲累尺之黍否哉若必累尺之黍則古今未有能容者近世朱載堉制律黃鍾長一尺而積九百八十二分尙不能容累尺之大黍易以中黍始能容况止長九寸而積八百十分乎范鎮之論律曰瓊未嘗得真黍能容者必一稔二米之黍夫漢世所用誠不知二米一米否然漢志固明言秬黍矣爾雅曰秬黑黍秬一稔二米則秬自一米豈二米也秬多而秬少漢以秬爲瑞物特貴之經師多主其說於是秬遂爲秬此鎮所據也然詩言惟秬惟秬猶曰惟薑惟芑薑非卽芑則秬非卽秬欲制律而舍經傳之明文徇後儒之曲說豈可謂卓然不惑者歟近世秬未嘗絕視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八

錢進士澹亭述古錄

十一

秬差小而長夫小則累尺益短長則侵地益多恐愈不能容矣朱載堉言潞州人謂之鴛鴦黍亦曰黑格榜黍多使長間有圓者是故漢志皆曰中黍者意累

尺用中等實籥則取中用乎毋庸過泥之可耳或曰實管必千二百黍者所以驗其八百十分否也非是惡由知其弗誤歟曰

所容旣非累尺之黍雖盈千二百遂可以爲八百十分耶且八

百十分而取驗于累尺之千二百黍又何故耶以千二百黍除百七十五釐爲一黍卽九百釐之四分三也就陽竒陰偶勿乃

推之則六七五爲陽而九爲陰然九實陽也殊爲舛駁

別爲權量之本而非以驗律也若夫驗律則有法焉制籥方九

分深一寸以其所容內之管中而適盈焉斯真八百十分矣雖

非千二百黍可也以之嘉量而五量成以之謹權衡而五權立

何必計其大小多寡也哉

黃鍾之律既成遂無古今之異乎曰惡能勿異異乎尺度之不
 同也隋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為主此尺本之劉歆銅斛尺
 及建武銅尺又謂之周尺於十五尺中為最短其最長者有元
 魏諸尺開皇時以此諸尺攷律能容千二百黍者惟蔡邕銅籥
 尺錢樂之渾天儀尺而已然渾天儀尺短於銅籥尺幾盈晉前
 尺之一寸隋志銅籥尺實長晉前尺一寸五分八釐何以能容
 無異若短者適盈其長者必過之然則邕籥之容千二百黍特
 據籥銘之自言而非得之實驗乎所可疑者晉前尺本於古尺
 制律實黍容受宜符而止容八百八黍豈尺過短耶曰不然三
 分為徑誤之也夫黃鍾之能容千二百黍者以積八百十分之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八 錢進士澗亭述古錄 三

故積八百十分則徑不止三分若徑三分則積止六百三十六
 分強而已密術徑三分其方九分其圓七分零七釐八十分况所

容者未知為何等黍而責其必盈哉然是隋時驗律時則然非
 苟最制律時已然也何以明之最校驗古尺中書有姑洗小呂

玉律武庫有銅斛又與劉徽同時密術方圓周徑之率首倡於
 徽最制律之周徑不攷於律即攷於斛否則尚可以算得之何

至頓減其積哉積頓減必尺頓長邕之籥是也邕亦以六百三
 十六分為籥積而尺長晉前尺一寸五分八釐則邕尺之一分

即最尺之一分五六釐間也何者課中積必兩尺各再自乘以
 乘之然後差數無誤晉前尺再自乘得百萬分銅籥尺再自乘

一十然則邕籥實積晉前尺九百八十七分半強也邕以漢志

不言周徑特倡徑三分周九分之說度其制籥必先以千二百黍實管中進退求合然後定尺蓋卽宋之房庶也木是律家變法且必不可用黍尺用黍尺則自有正法矣隋人不審尺之短長法之正變一依邕說制管不知邕法止宜于邕尺可施之于他尺耶唐人用後周鐵尺爲大黍尺王朴復用中黍與晉前尺相近宋尺屢變莫長于李照之用三司布帛尺然皆三分爲徑猶用蔡邕之說唯胡瑗首知律圖幟爲九方分而累尺用大黍亦與鐵尺相近蓋累尺之用大黍自後周始制律之從正法自胡瑗始也

鐵尺與宋氏尺錢樂之尺同長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其前杜夔尺已長于晉前尺四分五釐似大黍累尺不始後周但牛宏論鐵尺始言用大黍故以爲據胡瑗制律用十二開方得徑徑一周三得周尙不合于密術此節取其長近世朱載堉目漢錢尺爲秬黍尺律尺爲秬黍尺營造尺爲秬

皇清經解

卷七百六

錢進士澗亭述古錄

三

黍從尺得于手驗而今之營造尺卽明之營造尺今世所傳建初六年慮僂銅尺卽漢錢尺又予之所手驗者也載堉律尺得營造之八寸一分今之營造尺微有短長長者慮僂尺得七寸四分短者七寸五分以短者之八寸一分爲律尺則慮僂尺之百八分卽百分也得此二尺卽古今之律其在矣

聖祖仁皇帝累尺定律秬黍橫累百分卽從累之八十一分以橫者爲律尺從者爲營造尺慮僂尺較之卽七寸五分也制管一準密術合乎漢志所傳正法夫漢志所傳豈緊劉歆之言始伶倫后夔之舊術而三代以爲樂經者歟

律呂論二

古今尺度不同則律必有短長而聲亦有高下果孰是孰非耶

曰皆是也一朝有一朝之黍尺卽自成一朝之律呂不必同也漢晉皆中黍尺劉宋始用大黍漢志明言中黍不言大黍豈可謂中者非耶中黍律高大黍律下高近悲激下則和平豈可謂下者非耶唯用黍尺則制律必依正法周黍尺而不依正法斯蹈隋人之覆轍矣且古尺之短于今者有故焉古制律非徒施於聲樂也度量權衡莫不本于是焉黃鍾一龠之所容量之本也黃鍾一龠所容之重權之本也黃鍾之積八百十分又準諸度而不容損益者也是八百十分者分皆立體卽其尺之再自乘以成一算者也尺益一分止百分之一耳而再自乘之復八百十之所益者豈特百分之一哉依此律而爲權量衡則二千律也鈞則三千八百四十律也是止十斗百二十斤已耳而固

皇清經解

卷七百六

錢進士灑亭述古錄

古

已如是上以取乎下下以應乎上所係豈不相甚哉是故寧使其聲之稍抗而毋取權量之逾制此古人之微意也隋唐以後度量權衡別自爲法而特制一尺以爲造律之用不惟其聲之和而奚取焉若就聲數之則與其高也毋寧下是故漢律高蔡邕制銀錯題銅籥以抑之晉以後之律高萬寶常作水尺律以抑之夫二子者世所號爲知音之首也其抑而下之豈不以樂聲雅淡君子聽之可以平心也哉故曰鞀鼓淵淵噦噦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夫鼓以節曲而管則成曲者也至平惟磬管依乎磬平之甚矣斯聖王之樂也今之律非卽邕之龠與寶常之律而聲則似之何者以漢尺推其中積而數不甚遠也龠尺之九百八十七分寶常律積漢尺之一千六十餘分今律積漢尺之一千二十餘分皆以三尺再自乘以乘積得之今律積

用八百十分其二律用六百三十六分各就其周徑立算若漢律之于今律則黃鍾僅爲姑洗而已矣試以古今二尺各制八百十分之龠漢至五倍今則四倍其容受必等夫四倍之黃鍾非卽五倍之姑洗乎雖有盈歉所較無多矣然則今律之黃鍾卽漢律之倍夷則也八倍之夷則與五倍之黃鍾其所較亦無多耳四倍黃鍾三千二百四十分五倍夷則四千分五倍者角也四倍八倍者宮也長律四之短律八之而十二律之宮角俱得矣曰今律與漢律若是別乎曰其聲異其法同漢晉而後律法失傳至

聖朝而復古而聲又下于漢律制作之善何以加焉

律呂論四

今律制法與古無異而用法特殊古以律呂倍半相應故十二

皇清經解卷之十八 錢進士溉亭述古錄

五

律外別無異名亦無異聲立宮定調則變宮適周十二位而一均七律宮爲均主其商角變徵同類爲從聲徵羽變宮異類爲變聲蓋取宮所生之六律爲均而下上相生陰陽兼備故均有三從三變也如黃鍾爲宮則太族商姑洗角蕤賓變徵俱陽律爲從聲林鍾徵南呂羽應鍾變宮俱陰呂爲變聲說見沈括筆談至變徵所生則與前宮相次而又爲宮矣如蕤賓大呂與黃鍾相次不入黃鍾之均而又自爲宮所謂三分損益隔八相生是也今以律呂倍半不相應則十二律外雖無異名實有異聲立宮定調則變宮越在十三辰而一均七律陽則皆陽陰則皆陰蓋取宮聲

以往聲隔一位備七成均而不泥于宮之所生也如黃鍾半律無異名有異聲黃鍾爲宮則半黃鍾爲變宮在第十三位黃鍾宮太族商姑洗角蕤賓變徵夷則徵亡射羽半黃鍾變宮爲陽均七律大呂宮夾鍾商中呂角林鍾變徵南呂徵應鍾羽半大呂變宮爲陰均七律十二律陰陽相間陽均無陰呂陰均無陽

呂變宮爲陰均七律十二律陰陽相間陽均無陰呂陰均無陽

律故二聲之間必隔一位至律呂相配則清濁合為一聲而七而均中七律不取相生也如黃鍾為濁宮大呂為清宮大族為濁商聲既周無復它聲矣夾鍾為清商以至半黃鍾為濁變宮半大呂為清變宮則是則謂之隔八相生而非三分損益也如黃鍾七音已周矣一周至第八者為半大族與黃鍾應是隔八相生非謂黃鍾下生第八位之林鍾如舊說云云也三分損一以下生三分益一以上生今亦用之不謂之隔八相生故古惟十二律今則有十四律然而實豈

有十四也哉二律之不同聲者即其半律耳半律近靡則易以倍倍律退二辰而始與半律應故十二律而有十四律之用也如半黃鍾不應正黃鍾故為變宮變宮不用半律用倍律退二辰得倍亡射為變宮又半大呂不應正大呂故為變宮亦不用半律而用倍律退二辰得倍應律呂各一凡十四律呂也聲以七而周器以八而備古用四清聲者今易以四倍律則七音之外覆一音而調起于下羽焉鍾磬十六成簾風簫十六成編與古同但古倍半相應故用黃大族夾四清聲而止為七

皇清經解 卷七音八

錢進士溉亭述古錄

夫

聲今倍半不相應則用夷南射應四倍律而遂有八聲也夷南射應四倍律即射應兩正律黃大兩半律以其聲相應也兩半律不用所用正倍十六一律一呂共為一聲凡八聲七音之外一音重出以七音成均變宮用倍律其前更有倍律則下羽也調遂由之起如黃鍾宮以倍亡射為變宮則倍夷則為下羽大呂宮以倍應鍾為變宮則倍南呂為下羽無下徵倍律故無下徵調下羽起調不為宮宮聲立宮不起調月轉一宮故下羽無

四正律宮聲無四倍律也下羽起調不用正羽應鍾之月以倍羽夷則以後四正律未嘗為下羽也至其四倍律自不當為宮聲若是有故焉律之為物也半其長則下一聲倍其長則高一聲故宮之半律不應宮而商

之半律應之半律不用則應宮之半律者羽之倍律也羽之倍律不為羽則為變宮而已矣半其長即半其積半其積不能應則倍其積亦不能應能應者必八其積也八其積者倍其徑倍其長四與半之者體徑不能倍則不相應矣是故聲者積與體

徑之所爲也非徒積之謂也古惟徒積而已是以謂之應焉耳
于何徵之徵諸字譜字譜之作其來久矣楚詞曰四上競氣極
聲變只是字譜也字譜之用莫要于笛今笛六孔最高孔最下
孔之半也而譜不應應最高孔者翁聲也翁聲宮則最下孔商
而最高孔爲半宮半宮非卽半律故曰半其長下一聲倍其長
高一聲也如翁聲合字爲宮則最下四字爲商其最高孔六字
爲半宮却止四字之半體非半翁聲之長也此民間
笛法大樂笛則翁
聲五字最高乙字
字譜七納于六孔則翁聲爲覆譜用翁聲卽
用最高孔矣大樂笛六孔從下而上納乙上尺工凡六五七字
上爲附孔必最高孔與第三孔同發最高孔獨吹
則五字也翁聲在最下孔之下亦爲五字從下四字數至第八
聲仍爲四字笛下羽起于翁聲則第二孔上字爲宮是連申月
調法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月之下羽爲工凡六五四字借用
第四第五第六第三同發及第一四孔一字皆兼律呂故工爲
黃鍾大呂凡爲大簇夾鍾至尺則爲半黃
鍾半大呂用倍律則爲倍亡射倍應鍾也古笛五孔而宮居最

皇清經解卷七十一

錢進士澠亭述古錄

七

高其上乃有後出則商也宮商居上則餘者皆下故翁聲爲下
角荀助笛用角體其修長者四之短者八之蕤賓林鍾之角最
短亡射故八之也其實長者八之短者十六之蕤賓以後之宮
皆短故十六之也八之者倍其宮之長四其宮之積十六之者
四其宮之長四其宮之積如黃鍾笛以尺八寸爲宮是倍其長
蕤賓以二尺五寸三分一釐爲宮是
四其長宮長一倍則下角長四倍宮長四倍下角長八倍者二
長四倍者四如是則黃鍾至中呂六笛反短蕤賓至應鍾六笛
反長長律宮宜長而反短故四其積短律宮宜短
而反長故十六其積然後周徑無異俱見晉史 是爲倍半相
應要亦古術則然矣夫八其積者倍其徑倍其長誠必應矣十
六之則倍其徑四其長能必應乎必應者四其徑四其長非六
十四之弗得也應不應驗于用不用勗笛久廢則不應之驗也
今笛不始于今因笛而知律之不應者則自今始甚矣審音之

密也字譜易以工商則近雅是當知七調旋宮調各一之法而以黃鍾一均爲主則不惑調從下羽起則曰羽宮商角徵者宮調也曰變宮商角變徵羽者商調也極而至于曰徵變宮宮商變徵者變宮調也此

今皇帝之盛制也

律寸解

史記律書言九九八十一以爲宮又曰黃鍾長八寸十分一漢書則言黃鍾長九寸小司馬謂漢志用九分之寸劉歆鄭元皆以長九寸卽十分之寸不依此法夫漢志明言度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則劉鄭二子之說是矣小司馬何以謂爲九分之寸也曰小司馬之言皇清經解卷七百八

錢進士澹亭述古錄

大

本于律書律書之法本于黃鍾之實大極元氣函三爲一行于十二辰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十一三之以爲實實如法得長一寸二書所言皆同是律之分寸惟有九九爲三三之數律之寸以此終則寸之分亦以此終也然而律終於九數則終于十以數命律而至九遂終其名旣易惑且夫律之純者唯三而不可云簡易也是故二家各以一法通之史記以十爲寸則益其寸法漢志以十爲分則損其分法史記之寸非律寸也而分則是故曰八寸十分九九八十一漢志之寸卽律寸也而分則非故長九寸積九十分蓋史記十其分法爲寸法而漢志以其寸法十之一爲分法如是以求分寸可無變法矣此其數卽具

于生鍾分生鍾分之上數十一三之之數也故間辰而得九黃
鍾以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分
十爲寸則分從寸卽十其分法也小分十爲分則分自減卽十
分寸之一爲分也其于十一三之之數寧有變革哉升分爲寸
降寸爲分而已矣夫數間辰而得九故升降之而成十也或曰
漢志之分寸本之度黍史記何所本歟曰亦本度黍也漢志衡
度之而史記從度之黃鍾容千二百黍九十分爲律寸則分容
十三黍三分一此衡黍也八十一分爲律寸則分容十四黍二
十七分二十二此從黍也何以明之各置其寸分爲實千二百
黍爲法除法除實得八十一分之六十七分半而容千黍通之而
知黍之廣復得九十分之七十五分而容千黍通之而知黍之
皇清經解 卷七百六 錢進士溉亭述古錄 九

修各以黍之修廣通其所容之黍必各滿一分則度黍之從衡
見矣黍廣得修十之九故九黍而常盈一黍以之度律卽九分
而常盈一分是故從黍之八十一分卽衡黍之九十分蓋不煩
言而可喻也吾于是知以黍之厚爲律徑則適得圍三徑一矣
厚必不如其廣則以九十分而當八十六分徑得三十分之一
則二黍之厚也以圍九黍率之非三分一哉特徑非黍之廣耳
其數亦具于生鍾分古以生鍾分上數爲圍徑之通率故圍九
則徑三今取徑前二辰之合數以減徑數先十其圍徑而後減
之餘以爲積徑之數則圍二百七十分其徑八十六分卽三十
律之圍徑也三十律之圍徑定一律之圍徑定矣然則方積之
與員積卽生鍾分之八十一分六十四乎我蓋驗之周籥矣周

滿積千寸受六斗四升升除滿得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分爲一
升以八十一爲方率六十四爲員率則因升法而得員積復因
員積而得升法六十四與八十一之所乘皆成百萬然則千寸
者八十一之所乘故以六十四除之而得升法也升固方滿亦
方滿當除之而方非乘之而方也則奈何曰八十一本奇數而
爲方率六十四本耦數而爲員率此方員互變也然八十一亦
爲員法以如之而得員也六十四亦爲方法以如之而得方也
則方員固未嘗變矣且滿以百萬爲積分則不必更求員何者
求員必以滿積乘六十四求方必以員積乘八十一所得皆六
千四百萬也特其除法有八十一六十四之別耳以六十四除
六千四百萬非百萬乎然則前必乘之而爲百萬者分一滿爲
皇清經解卷七百八

錢進士漚亭述古錄

三

六十四升之故今必除之而爲百萬者合六十四升爲一滿之
故滿之員積所乘成六千四百萬故滿受六十四升猶升之員
積所乘成百萬故六十四升爲一滿求方積以方率乘之方法
除之猶求員積以員率乘之員法除之也量之必方以此夫黃
鍾爲萬事根本律度量衡于是乎出算家或未之達也故備論
之

生鍾分未二千一百八十七西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合爲二
萬一千八百七十卽史記寸法于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內去
二百十八分七存一千九百六十八分三卽漢志分法又子
一丑三合成四寅九卯二十七爲圍三徑一十乘之以四分
去九十分存八十六分爲三十律積徑三十除之得二分八

釐六毫三分二卽一律徑子嘗測圓器圍八百十分徑二百五十八分卽十乘卯數去丑寅合數也皆與祖冲之密率相近從周黼爲方積則以八十一除六千四百萬得圓積七十九萬分不盡一萬分借周黼爲圓積則以六十四除八千一百萬分得方積百二十六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分以古斛法相求則乘皆百萬除得百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分不盡六百四十爲圓積其一則古斛積也文中不及詳故附志之

周尺辯

曲阜孔漢谷農部寄余漢尺榻本銘曰慮僂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余以王莽布泉數品及大泉五十建武二年貨泉二範勒之皆密合又與朱載堉律呂新說所續漢泉尺無異而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八

錢進士澗亭述古錄

三

長載堉自累秬黍從尺之七寸五分其橫得從之八十一分者則漢尺之百八分也因知史志所云周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荀勗晉則尺及高若訥漢泉尺司馬溫公家周尺皆與此尺同而古今一切尺俱可攷定矣繼又得覃溪翁先生所摹曲阜顏氏周尺銘云尺當宋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強余以橫黍尺度之得八寸一分於從黍尺得六寸五分六釐一毫於慮僂尺得八寸七分四釐八毫今營造尺不皆一度大抵時有分釐之差橫黍尺得其八寸者載堉所據之營造尺卽宋三司尺也然則營造尺之六寸四分強不當爲三司尺之七寸五分弱矣銘蓋不出于先生殆顏氏刺取潘時舉家禮注文爲之不知家禮所用者卽司馬公傳摹之高氏漢泉

尺特依史志名爲周尺非今顏氏所藏之尺也蓋二尺不同矣
若然則顏氏尺不可信乎曰斯真周尺也以漢泉尺爲周尺乃
可疑耳周人璧羨起度廣綯袤之五分一蔡邕杜佑皆云夏尺
十寸周尺八寸是璧以周尺爲度其羨則夏尺也漢泉尺十寸
與八寸與劉歆荀勗皆以制律則十寸矣五分去一以爲周尺
乃過短周以八寸爲尺八尺爲尋卽中人舒肘之度以漢泉六
十四枚爲尋不及者六寸益爲八十枚過者又一尺矣是謂十
寸之度則信而謂周之十寸則非也尺本劉歆果秬黍而成以
之制斛荀勗據斛作尺見斛法周繡因尊其尺曰周尺然繡斛
同制豈必同度勗定尺時中書考校古器竝無周時法物則非
周尺明矣莽以調律而樂悲勗律亦爲阮咸所譏豈非尺過短
之故乎顏氏尺不知所本然八倍之而適與中人舒肘同度則
周尺法也以是知爲八寸尺益而至十寸得三司尺之八寸一
分卽胡安定中黍尺也夫度起於黃鍾之長故數必以十升以
八而升者曰咫曰尋由中人之度僅及乎此也顏氏尺按指則
盈寸布手則盈尺舒肘則盈尋四分加一而又與秬黍尺會黍
者自然之物不以古今異吾于是知尺爲真周尺且可得三代
律尺而聖王作樂所以極優柔平中之盛也然則八尺曰尋僅
六尺四寸乎曷爲而不盈一尺六寸也曰攷於步法而知之王
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司馬法
則言六尺爲步夫步止六尺何遽增爲八尺由步與尋之相似
而增也周之八尺卽夏之六尺四寸尋從周尺步從夏尺僅校

皇清經解

卷七十八

錢進士觀亭述古錄

五

四寸井牧廢而增之爲步則步卽是尋矣後世以爲八尺非步故減之王制以爲六尺四寸非步宜增之夫減之是也八尺豈卽步也增之亦是也六尺四寸又奚以成步也然而增減皆以周尺故減之不成步而增之適得尋蓋自步法訛而夏尺亦廢僅存周尺不復知爲八寸矣若在周初則二尺並用各成度法故步自步而尋自尋也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鄭康成謂十四步乘六尺六寸與步相中鄭康成謂緣外六尺有六寸弦內六尺非步用夏尺之驗與人長八尺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非尋用周尺之驗與夫夏之六尺步也非尋也周之八尺尋也非步也二者之校僅十六分之一耳而用各有宜以人身爲度者用尋所謂張臂八尺也以人行爲度者用步所謂張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八

錢進士澠亭述古錄

三

足六尺也攷工一篇凡車乘戈矛皆周尺故曰尋曰常凡耒耜弓矢皆夏尺故曰尺曰寸兼用之者唯匠人故夏五室三四步般重屋堂七尋周明堂筵九尺溝洫多夏尺故洫廣八尺深八尺不言尋澮廣二尋深二仞則變文映遂溝洫遞相倍至澮而五分去一以爲倍過尋惟周尺也許慎曰周制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辭相况耳尋可名丈猶咫可名尺人曷嘗長十尺哉八尺之爲六尺四寸也猶八卦之爲六十四卦也人之長止矣故易有生人法於乎制尺之理微矣哉蔡邕謂商尺九寸杜佑則云十二寸朱載堉又益半寸果孰是與曰古尺惟有二等三代同用經師別以夏周襲王制說耳安得復有商尺般度重屋以尋豈九寸之尺與佑所言卽唐之大小尺也

其先則始於隋名江淮吳越間之八寸小尺爲夏家百尺也小尺豈真夏尺特宋氏粟尺耳後周爲織尺加二寸爲隋開皇官尺以官尺爲商尺猶以粟尺爲夏尺尊之云爾載堦目營造家所用三司尺爲商尺以得八寸者爲夏尺故云然今顏氏尺長此尺之六寸四分八釐其八寸一分者爲胡氏尺卽古之八寸十寸尺也胡氏木橫黍尺則三司當用古之從黍尺李照累黍會驗之蓋宋世猶然矣然而古惟橫黍尺爲最長過此者弗用故有虞巡方岳必同律度量衡豈非知有不同而禁之與以此尺五尺一寸二分爲步八分之爲六寸四分卽載堦所云之周尺法王制故步八尺通之爲五尺是爲量地尺步實羨長司馬法之二十六分吾因顏氏尺而知之也

皇清經解

卷七

錢進士觀亭述古錄

十四

還宮說

聲有五而清濁具益爲七而正變參律有十二而長短賅判爲二十四而倍半畢經以律緯以聲還宮之法生焉律各爲宮宮各生律所生者或四或六故有六十與八十四五與七之別也宮爲月律六十八十四爲日律月律歲而復日律六十日而復亦四百二十日而復故六十律歲六復八十四聲一歲六十日而後復八十四聲何以歲不復聲當日律當辰律五復日七復而後律與日辰俱復也六十律辰一而日一八十四聲辰一而日五六十而周八十四周道大備矣月律周與古同而異古逆而周順從其月之宮第之前月之宮以六後月之宮以八六逆而八順相生之數耳日律六十律從戊子始八十四聲從甲

子始太史公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此六十律也戊子爲黃鍾之宮宮數五五生九九生八八生七七生六從五上之九而究則所生也故曰上九揚子雲云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謂此矣六十律黃鍾爲五子五子爲五聲故淮南以甲子爲中呂之徵丙子爲夾鍾之羽戊子爲黃鍾之宮庚子爲無射之商壬子爲夷則之角然則十一律可知八十四聲始甲子一復而始戊子再復而始壬子三復而始丙子四復而始庚子至五復則周矣五子皆黃鍾之宮也泠州鳩曰武王伐殷以癸亥之日夜陳未畢而兩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夷則者庚申也爲宮中呂其羽庚申二月朔癸亥之日布陳羽日也元枵爲辰而在

皇清經解

卷七十八

錢進士澥亭述古錄

五

戌上則夷則臨鶉火鶉火有周之分野也故長夷則之上宮而曰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姆之野甲子昧爽也中呂爲羽則黃鍾爲角姆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故以宮布戎角爲木周德也以爲宮宮則君矣律未復而日復不長夷則而長黃鍾示與天下更始也月律中呂爲巳日律何以爲亥月衝也月主宮日則否陰律月爲倍日爲半故日衝月倍半易位也日衝月亦月衝日三統麻林鍾末之衝丑爲地統以此麤賓夷則無射何以有上下生之不同曰宮從上餘從下雖黃鍾太族姑洗亦然倍半使之正律上生爲倍半律上生爲半正者倍之半半者正之半也正從正生倍半不從正生大呂夾鍾中呂倍爲宮林鍾南呂應鍾正爲宮生之者角與變徵也則有正有半古律惟有十

二名京房益以四十八然黃鍾半律非執始也古中呂生黃鍾
揚子雲云中則陽始應則陰生中與應皆元首也日中日應非
卽中呂應鍾乎奚以四十八爲

書蔡氏律呂新書後

宋世言律呂者數家至蔡元定出後人遂無異議予嘗取其書
讀之舛駁非一而尤甚者則以圓田術求實徑也按是術本于
徑一圍三以周自乘十二而一與半周半徑相乘正等故用以
求積非以十二開方得徑也以十二開方則徑不止于三分復
以徑一圍三率之而周亦不止于九分徑三分四釐六毫周十
分三釐八毫皆見本書
因改古人律周九分之說爲內容九分方豈知其大不然乎何
則算術圓內容方以徑爲弦以方爲勾股弦積者勾股之合積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八

錢蓮士澹亭述古錄

五

也今以其徑自乘而半之方積不得有九分卽以九分方倍之
弦長亦不止三分有奇進退皆違何蔡氏之不悟也徑自乘爲
十一萬九

千七百一十六折半開方得二分四釐四毫不
盡三百二十二倍九分開方則有四分不盡二且夫十二者圓

法也算圓必割圓而古無其術則以律容黍率之十二爲律黍

百分之一圍與長之自乘亦百分之一故以十二爲率而得圓

冪之積數實則以千二百黍分律之積寸而得其容千黍之積

寸也蓋於數畧相近矣圓自乘爲八十一如法得六分七釐五
毫長自乘爲八千一百如法得六百七

十五分皆百分取一故算家以求圓冪律長九寸周九分積八
十一寸以千二百黍除之得六十七寸半而容千黍于一

分律爲十之一此本非方圓冪積法特緣律徑三
分自乘其四分三爲六分七釐五毫故用之也古未有以圓

積開方得徑者况圓法耶若圓法開方而可得圓徑則圓田皆

同徑矣又何以御多寡不均之圓積也其尤易明者律徑三分

自乘則十二爲方周九分方之周四面皆三分豈方周又當開方耶誠不知

爲何理矣所用變律五卽京房之卦始時息去滅結窮遲內也不盡用其四十八律猶爲有說至六十調圖黃鍾之後繼以無

射夷則諸律何歟夫以相生爲次則黃鍾宮之變徵實生大呂

宮無射宮之變徵實生應鍾宮今也不從相生而爲五音間辰

左行之法以無射承黃鍾宮則命爲商以夷則承無射商則命

爲角雖然無射者夷則之商也夷則者姑洗之角也豈黃鍾之

商與角乎夫六十律各自爲宮不復謂之商角徵羽可也以宮

爲商角徵羽出于優伶之陋說而又不在其本宮將命爲何宮

之商角徵羽耶予益反覆求之而不得其解故辯之如此且告

世之善讀書者無爲古人所愚也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八 錢進士溉亭述古錄

毛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八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九

羣經識小目錄

卷一 易

周易篇次 師三爻五爻 輻輳 隨二爻三爻 離

三爻 大壯五爻 卦變 衍文 脫字 澤中有火

太極 圖書 設訓為大 直其敬也 先天後天

易逆數也

卷二 書

舜典 教胄子 戛擊搏拊 笙頌 梁岐 恆衛

沮雎 濕水 洵誤為河 三江 雲土夢 梁州貢

道 漆沮 六卿 河南夏都 五邦 美文 頗義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目錄

一

為韻 子孫其逢 顧命宮室 孔傳

卷三 詩

刪詩 關雎 車字古音 城隅 錯文 河廣 月

出之光 徹笥 展我甥兮 變文協韻 伐檀 無

知 公子 笙詩 巷伯 濯漑 替引為韻 阮共

執競 半句為韻

卷四 三禮

鄉老鄉大夫 諸侯封地 九數 穎湛 嘔夷 前

疾 贊者盥升 筥筭簠 豫榭序 出妻之子為母

禮或為導 脫文譌字 請入為席 飯不從下

乘邱之戰 期而猶哭 味當作沫 悼公之喪 舞

斯愠 九原 樂正子春 明堂月令 決獄訟 錫

齡 錯文 相近 大學中庸 耽 宗廟之禮節

方策 蒲盧 華嶽 鄭氏誤讀 集說錯誤

卷五 三傳

手文 五始 及其大夫 紀譌為杞 失地稱名

紀當為已 送媵結盟 虛邱之戍 風馬牛 縮酒

高梁 號射 二注互異 城父父城 沈尹 五

叔無官 戊為疾甥 韞不久衣 凡例 三傳

卷六 附錄

論語 孔子生卒 北辰 孝乎惟孝 八佾 繪事

後素 使民戰栗 反坫 木鐸 南容 瑚璉 甯

皇清經解 卷七 卅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目錄

二

武子 夷齊 怨乎 葉公 泰伯 太宰 緇袍

入公門章 圭 帷裳 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 必

與瓜近 君祭先飯 行行 吾與黜也 司馬牛

有若對日節 盪舟 諒陰 卷懷 竊位 五世四

世 齊人歸女樂 糶 虞仲 亞飯三飯四飯 權

量

卷七 附錄

孟子 河內河東 西喪南辱 轉附朝儻琅邪 萬

鎡 齊人伐燕 置郵 夫里之布 持戟之士 季

孫子叔疑 之楚過宋 諸侯耕助節 六律五音

事君無義二句 諸馮負夏鳴條 禮為舊君有服

詩亡 公行子有子之喪 進石司 楸棘 洪 華
周札梁之妻 南陽 軻 王子有其母死者

卷八 補遺

愁諷爲遜 金滕大誥康誥 康叔受封 劓則 臬

司 軌牡爲韻 簡 家伯維宰 誤文 鞞琫有珌

姜嫄 明堂 軫 軻 萬之以旻其匡也 衣裳

兄弟 喪服 喪服大功章燭簡 一溢 醋酢 周

尺 占筮 豫章 唐誥伯禽之命 小別大別 論

語論樂 一魚二名 葭莢兼葭菴葦

皇清經解卷七百一十九

學海堂

羣經識小

高郵李進士倬著

周易篇次

古有三易今所傳者周易也周易有王注有程傳今人所讀者朱子之本義也而其篇次皆非朱子之舊謹案本義云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夫朱子於既亂之後訂而正之可謂精矣明永樂時諸臣無識復就程傳篇次以朱子之義附之加以彖曰象曰文言曰而以彖傳象傳文言傳下之義附之令讀者茫然不解何其陋乎

皇清經解

卷七百一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一

本朝周易折中既正其謬而坊間讀本尙仍其故竊謂亦宜改正以示畫一或曰今本義雖不合而經傳相從使讀者尋省易了與春秋三傳之例亦合不知通經之士經有未明求之大傳大傳未明求之注疏反覆研究以知其意豈謂衰集一處遂可開卷了然也近世學者鹵莽滅裂皆此因陋就簡之說啟之失莫大焉卽不得已欲便學者亦當倣春秋傳之例經文頂格象象文言傳低一格俱用大書本義小字雙行削去彖曰象曰文言曰等字猶爲彼善於此也

師三爻五爻

三爻師或輿尸王注云宜獲輿尸之凶本義因之謹案程傳云輿尸也尸主也自是不易訓詁若解作輿尸而歸則與或字文

義不偃且五爻輿尸與帥師對舉如王注則添出一層於義爲迂曲矣程傳似勝

輻輳

小畜三爻曰輿脫輻輳字從車從畱大畜二爻曰輿脫輳大壯四爻曰壯于大輿之輳輳字皆從車從復謹案輻車椽也輳一名轆一名伏兔二物判然不同伏兔上承車箱下扼車軸車駕則縛之不駕則脫故可云脫若輳則在輳中取其堅緻輪不敗壞則不相離非可脫之物也釋文於輳字下云本一作輳車下縛也鄭云伏兔於大畜輳字下云作畱者音福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是也釋名云輳似人屐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又曰輳伏於軸上觀此則小畜之輳與此一物也其字亦當作輳無疑皇清經解卷七百九李進士羣經識小 二

且以古音求之輳爲支脂之入輳爲蕭尤之入輳與目韻若作輳則不諧矣

隨二爻三爻

二爻係小子失丈夫注以小子爲初丈夫指五三爻係丈夫失小子注以丈夫爲四小子爲初謹案此卦以相隨爲義與他卦乘應略別二之係小子係三也失丈夫指初也三之係丈夫係四也失小子指二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則丈夫當指陽爻小子當爲陰爻且二爻皆以下隨上故皆言係初有陽剛之德故不言係而言交上反係于五者以五居尊位故也

離三爻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若不委之於人養志

無爲則至於耄老而有嗟程傳本義因之謹案日昃之離時之窮也然君子於天命雖無可如何而處之亦自有道若任情而不知制則凶矣非謂值此之時必當鼓缶而歌也梁氏寅曰其歌也樂之失常也其嗟也哀之失常也哀樂失常能無凶乎此說得之五爻曰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三以失節而凶五以恐懼而吉一剛一柔一中一不中也

大壯五爻

喪羊于易注云能喪壯于易不于險難是以易爲平易本義亦以爲和易之易又云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謹案疆場之場古文本作易其從土旁者後人之所增也漢書傳習者少故其字比諸經爲古此爻及旅上爻喪牛于易易字卽皇清經解卷七百十九李進士羣經識小三疆場之場若作平易和易則二千字解不通矣

卦變

卦變之說支離破碎朱子豈不知之而仍其說者蓋爲彖傳中有往來上下等語故以此釋之也但細尋彖傳並非指卦變而言本義中言卦變者凡十九卦可逐條釋之泰否二卦大小往來明指內外二體咸恒二卦曰柔上剛下剛上柔下本義亦指二體言隨蠱二卦曰剛來下柔剛上柔下本義於蠱卦旣以卦體言則隨之剛來下柔獨不可以兌震之二體言乎蹇解二卦本義於蹇明言西南平易東北險阻於解明言利於平易安舒不欲久爲煩擾則彖辭已明矣此皆不必復以卦變言者賁之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亦猶損下益上損上益下之義也訟之

剛來而得中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大畜之剛上而尙
賢皆言所以成卦之體不必曰自何卦來自何卦上也且曰剛
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是明言下卦本坤而得乾之初畫爲主於
內也若云自訟來訟之九二獨不爲主於內乎噬嗑之柔得中
而上行晉睽鼎三卦皆曰柔進而上行四卦外卦皆離皆以柔
居尊位故曰中曰進曰上行不必言其自何爻進自何爻上也
升之柔以時升則下巽上順風自地升可指全體言不必指四
一爻也漸之進得位上明言漸進也則亦猶之曰漸得位云爾
進字不必泥則往字益不必泥矣易之言往可悉數與渙之剛
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上巽下坎剛柔原可以二體言
曰得位乎外而上同明指四之得正位而上同乎五也若云六
皇清經解卷七百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四

衍文

彖傳釋經雖有定例然其中亦有錯綜變化處如同人卦既釋
卦名又加同人曰三字孔疏謂猶言同人卦曰者是也賁卦賁
亨二字先述其文柔來二句後釋其義漸卦漸之進也加一之
字所以別於晉卦既濟卦釋曰小者亨也則經文亨小小字可
不必覆述矣先儒槩疑爲衍文脫文似非惟比卦先日比吉也
後曰比輔也下順從也此實錯誤然本義疑比吉也三字爲衍
文孔疏謂比輔也者釋比所以得吉語類謂當云比吉比輔也

下順從也於義例皆未愜當謹案彖傳皆先釋卦名後釋卦辭比吉也三字止衍也字比吉二字當在原筮一節之上其文云比輔也下順從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以剛中也四字正言其吉需彖傳云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訟彖傳云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正與此文法相類竊疑傳錄者誤置比吉二字於比輔也之上後人更誤加也字耳

脫字

需卦象傳行與常爲韻中與終爲韻外與敗爲韻聽與正爲韻末云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無韻謹案敬之終吉下當有也字而以吉與失爲韻象傳有先述爻詞而後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五

釋其義者若此卦及歸妹卦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貫行也之類是也有直述爻辭而不釋其義者若比卦比之初六有它吉也大有卦大有上吉自天祐也之類是也又象傳多以吉與失爲韻若訟卦之從上吉也與不失也爲韻比卦之有它吉也與不自失也爲韻小畜卦之其義吉也與亦不自失也爲韻隨卦之從正吉也與不失也爲韻皆是且象傳無不用韻者亦無連三句不用也字者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也也字頓住然後可承之曰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困象傳云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未濟彖傳云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皆其證

澤中有火

大象隨文變化所謂化工之文其所取雖曰虛象然皆實有其理惟澤中有火未見其象先儒有陰火潛然之說廣而推之如雷起澤中龍起澤中皆有火隨之亦其象然猶未甚明畫陳沛舟曰日出海中較諸說尤爲可據自昏而明亦與革義相近

太極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所謂由一而生二也兩儀生四象所謂由二而生四也四象生八卦所謂由四而生八也八卦之上復加八卦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易之太極所謂以一畫開天而其下變動皆自此生未嘗以爲渾渾沌沌莫可名狀之物也周子於太極上更添出無極則大費解說邵子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則將曰易有道易有心乎是知易之太極與宋儒皇清經解卷七百十九李進士羣經識小

六

所言太極自不相蒙也

圖書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謂聖人因河圖而作易可也然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已不專恃河圖至文王周公孔子繫辭盡言其微言奧義又豈圖之所能該耶卽謂易從圖出而既有易則圖不足言所謂得魚忘筌也因鳥跡蟲書而作文字謂文字皆在鳥跡蟲書中可乎後之說易者謂易學全在圖中失之矣

設訓爲大

益長裕而不設韓氏注云因物興務不虛設也程傳本義皆訓爲造作亦未愜當謹案考工記桃氏云中其莖設其後注云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釋云鄭意設訓爲大故易繫辭云益長裕

而不設鄭注云設大也周禮考工曰中其莖設其後益日進無疆不爲銳進之意其說爲允

直其敬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頗疑與下敬義不合考戴記深衣篇曰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先儒謂政正二字古通用謹案戴記政字疑是敬字之譌政敬二字音既相近字形亦近故戴記敬字譌寫作政後人因戴記之誤更於文言去文作正耳然鄭注戴記已云政或爲正則其譌誤已久矣

先天後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邵子曰此一節明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七

伏羲八卦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謹案文王之易卽就伏羲之畫而繫之辭非有二也邵子以天地定位節爲伏羲先天之學而爲之圖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巽西南震東北艮西北以帝出乎震節爲文王後天之學而爲之圖其次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考先天後天之說不見於經其圖之位次所謂後天八卦者方向一依說卦傳文讀易者可不按圖而自知若所謂乾南坤北云云者則直以己意爲之非有本也何以知乾當在南坤當在北乎卽實知其當如此於經又何涉乎至六十四卦圖亦依此法取六十四卦橫圖劈分兩截以合於十二月節氣其牽合安排之迹已自顯然且亦

於經奚涉也聖人之經有必借圖以明之者如禮器禮節宮室寢廟之制後人闕之可以明古人之制以通聖人之經若易之圖象卽在畫中此外何須有圖耶若以解說卦傳則天地定位節明八卦之象也雷以動之節明八卦之用也帝出乎震二節明八卦之位也神也者節又申明八卦之用也理本一貫不得截然分作二圖若借說卦傳以立圖則是圖可自爲一家之學不當以之說經考今易經讀本前列九圖朱子本義元本無之其自易學啟蒙中取出列於讀本之前者後人之謬也且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六句卽就雷以動之六句而申其義故水火相逮三句卽就山澤通氣三句而申其義其不言天地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用也邵子於前二節則以爲明伏羲八卦於後一

皇清經解

卷七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八

節則以爲明文王八卦所謂大道以多岐亡羊者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謹案畫卦之次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因八卦重之而得六十四一齊都有無所謂己生之卦未生之卦也且如其說則六十四卦當有一半順數一半逆數下云是故易逆數也不遺却一半耶且云此一節直解圖意豈是圖在孔子之前已有乎竊謂數往者順以旣成之卦而言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不假人力安排所謂順也知來

者逆以占筮之事而言象事知器占事知來預知吉凶悔吝所謂逆也是故易逆數也明易爲知來之用也必欲強以圖說牽之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矣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九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九

李進士羣經識小

九

羣經識小

高郵李進士惇著

舜典

堯典及臯陶謨雖記唐虞之事而其書成於夏史之手故春秋傳引虞書之詞凡十而皆謂之夏書孔疏謂馬鄭王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夏時之人記唐虞之事故於帝典則曰稽古帝堯於臣謨則曰稽古臯陶也古文尚書復有稽古大禹之文則似印板文字况尤而效之復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耶堯典自慎徽下皆為一篇觀孟子引二十有八載五句亦曰堯典可見而曰若稽古二十八字其出尤後初出時梁武帝為齊博士尚能直指其謬後世儒者何又出其下也孔壁古文安國所傳之本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一

教胄子

堯典云命汝典樂教胄子注疏監本皆同案周禮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鄭注云若舜命夔典樂教育子是也俗本多改說文育字注亦引虞書曰教育子然則許鄭所傳之本皆育作作育也

夏擊搏拊

今孔傳云夏擊祝敵所以作止樂正義曰夏敵擊祝鳴球王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誦詠詩章又云以祝敵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氏以夏擊鳴球二者皆總下樂攪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故當攪耳四器不攪鄭言非也謹案正義斥鄭以阿傳說又以已意圓之若可據矣而其說多不可通通節皆直指樂器未有空言夏擊便可以爲祝敵者且祝以合樂敵以止樂既首言及之下文不當復衍祝敵二者亦非樂之所重且此處方言堂上之樂琴瑟與歌聲不掩玉磬聲清與堂下之笙磬頌磬不同故尊之堂上搏拊中實以糠則其聲不喧雜故亦在堂上此時堂下之樂未奏合止之樂不當遽及傳以夏擊爲祝敵誤矣疏

皇清經解

卷七十一

李進士羣經識小

二

以鳴字冒下球搏拊琴瑟亦不辭不若鄭以夏擊二字總下數者之爲長也但案琴瑟難言夏擊竊謂夏擊止貫下鳴球搏拊二者若讀至拊字句絕琴瑟連下以詠二字爲句則文義自明且與下笙鏞以間句法正相類也周禮春官太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注云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小師亦云大祭祀登歌擊拊戴記明堂位之拊搏樂記之會守拊鼓皆謂是也尚書大傳云以韋爲鼓謂之搏拊白虎通云拊革著以糠其說並同也蔡氏以搏拊與夏擊相對則琴瑟固非可搏拊之物矣

笙頌

笙鏞以間今孔傳云鏞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蔡傳因之又引

葉氏之說謂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頌鐘卽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又引鄉飲酒禮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爲證蓋以笙與鐘對言而以堂上堂下間歌釋間字殊欠分明謹案周禮眡瞭擊笙磬頌磬鄭注云磬在東方曰笙在西方曰頌儀禮大射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告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葉氏與笙相應與歌相應之說非也其以鏞爲頌鐘亦未是下管以下皆言堂下之樂堂下間縣東方鐘磬謂之笙鐘笙磬西方鐘磬謂之頌鐘頌磬二者迭奏故云間若禮器云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又云樂交應乎下是也頌字古音容詩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也蓋笙頌二字以音近

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三

而誤爲鏞則鏞字卽當作頌字不得以大鐘當之亦不得專指頌鐘也笙字亦該鐘磬二者不得以列管匏中之笙當之也

梁岐

治梁及岐蔡傳云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岐山狐岐之山謹案蔡氏不從傳說蓋謂雍州山不當言於冀州耳不知梁山壺口雖有雍冀之分而其地相接壺口山漢志在北屈縣西今吉州西南是梁山漢志在夏陽縣西北今韓城縣是二山東西相望中間止隔一河則其爲一役無疑蔡氏又據爾雅及左穀二傳以證梁山爲晉地案春秋傳文十年晉伐秦取少梁梁山正在少梁其爲晉地甚明況自馮掖以北以及上郡河西之地屬晉者多矣蔡氏豈謂晉地止於河東耶

恒衛

正義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滏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謹案漢志代郡靈邱縣班氏自注云滏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代郡鹵城縣注云虓沱河東至參合合當作戶入虓沱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并州川從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夫以并州之二大川禹貢不志恒之入滏衛之入滹沱源流不過數十里而禹貢志之殊不可解蔡傳又引薛士龍之說曰恒水東流合滏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衛水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案薛氏合滏水合滹沱之說甚確蓋卽水經注所謂二水合流互受通稱者也志恒衛卽志滏滹沱矣但下皆云入易水猶未盡合案水經注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滏自下滏易互受通稱矣易水源短滏滹沱源長以大水會小水之例言之當云會不當云入集傳若改云恒水出真定府曲陽縣恒山東流合滏水至瀛州高陽縣會易水東北至文安縣入河衛水出正定府靈壽縣東北東流合滹沱河至信安軍會易水亦至文安縣入河方確

沮睢

滌沮會同蔡傳據自河出之滌以釋滌水誤矣詳爾雅釋水條下又疑睢水卽是沮水案睢與沮南北縣隔禹時亦未有睢水其譌已甚卽以字音言之睢字從目佳聲讀若雖沮字從水且聲讀若疽二字殊屬風馬字形又不相近何乃致疑

皇清經解

卷七十一

李進士羣經識小

四

蔡傳云地志濕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
漢河與濕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濕河所載未詳其地也謹案水
經注所叙濕水源委分明蔡氏云未詳其地者疏也但諸儒言
濕水者多說成兩水則由誤會漢書之故漢志東郡東武陽注
云禹治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又平原郡高唐縣注云桑欽言
濕水所出以今輿地言之東武陽爲曹州府之朝城縣漢高唐
故城在今濟南府禹城縣西其地在東武陽東北約五百里釋
地者誤於濕水所出之說謂濕水本出高唐自禹導河至大伾
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濕水自合濕水
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濕名矣閻百詩四書釋地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亦云濕者河之支流也止云水名安知非漢時出高唐之濕水
乎如此則高唐自有一濕水此河之支流至高唐而與之會也
不知漢志兩處言雖不同而其水則一惟不明河道遷徙原委
故解說不通耳今以禹時水道言之則濕自受河於黎陽河之
經流自黎陽而北濕川自黎陽而東所謂醜爲二渠者是也自
周定王時河決而東數十里至長壽津乃北行津以西濕川遂
爲河所占而其地猶近至漢成帝河決館陶以至永平時王景
導河東行濕川至東武陽始與濕別而行濕川之南武陽以西
濕川舊所行之地皆爲河所占而東武陽爲濕受河之始矣河
又迤邐東北行至高唐縣界復絕濕而北東行至濕沃入海而
高唐遂爲河濕交橫別流而出之地矣然則地志言濕水所出

者謂潔水至高唐出河而東也其所謂出乃復自河出非別由山泉及平地而出也程大昌言此乃漢河者亦謂潔受河於武陽乃漢河而非禹河也若禹時之河由宿胥口北行東武陽高唐皆非河所經之地潔固不得云出自高唐其受河亦不始於東武陽矣

潔字本作濕從水濕聲俗改曰爲田省絲作糸而濕字遂與燥溼之溼混而爲一案漢志平原郡有潔陰縣干乘郡有潔沃縣皆因潔水得名字本作濕因濕溼相混遂訛濕沃作溼沃離其宗矣

滄誤爲河

浮于淮泗達于河史記漢書並同而淮泗無入河之道蔡傳因皇清經解

卷七十三

李進士羣經識小

六

引許氏之說謂由灘由涉皆可達河謹案許氏所言汴水灘水乃鴻溝既開後事不可以釋禹貢其言泗受沛水卽湖陵入泗之滄泗水南流合滄亦不西注大野蔡氏之說終不可通檢說文滄字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滄從水苛聲案此則字本作滄隸書譌寫作滄後人以貢道多言達河遂去草作河經文既改并史記漢書諸本皆改惟說文傳習者少尙仍其舊且本解滄字亦不能改耳更案漢志山陽郡湖陵縣注云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水在南漢時湖陵不得有黃河而水經沛水篇言滄水過湖陵縣南酈注泗水引地理志亦曰滄水在南則漢志引書其本是滄字明甚今漢書作河後人所改也滄水上通沛下通泗青州言達沛此言達滄揚州言達淮泗脈絡貫通確然無

疑

三江

禹貢荊州云江漢朝宗於海揚州云三江既入周禮職方荊州云其川江漢揚州云其川三江蓋荊州止有江漢二水至揚州合彭蠡之後乃有三江之目二書所云若合符節今孔傳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爲一事謂江自彭蠡分爲三八震澤從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是三江有二矣蔡傳據庾仲初之說指松江婁江東江當之此三水者震澤之下三支流也禹貢舍三江之大川不志而獨志此三支流有是理乎謹案徐堅初學記引鄭氏書注云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

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七

也案鄭此注融會全勢曰左曰右曰中較如列眉與後北江中江前後經文一貫又恐人疑漢口彭蠡相距甚遠而釋其義蓋北江中江經文所有而豫章水之爲南江彰彰甚明故江水雖至漢口會漢必至彭蠡之匯對南江而始有北江之名既有南江北江而後有中江之名也蔡傳謂自漢陽合流數百里而後與豫章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爲三則後導漾導江二節一則曰東爲北江一則曰東爲中江何以復指爲二乎不思甚矣

荊州言朝宗於海則并言其歸宿揚州言三江既入則并數其上流血脈貫通源委互見漢之入江在大別而復云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江至彭蠡去漢口七百里而曰北會於匯東爲

中江蓋漢與江相較江流爲長故曰入江而其源遠流洪凡行四千里幾與江有勢均力敵之意非渭洛入河可比故渭洛入河其次在四瀆之後漢水入江其次當更在渭洛後而居導江之前知漢與江共爲一瀆而旣志其入江必更志其入海也知此則知鄭漁仲謂東匯澤爲彭蠡十三字爲衍文之謬矣其餘若班氏之地志韋氏之國語注以及酈注引郭景純之說紛紛錯出與禹貢三江無涉故可存而不論也

雲土夢

雲土夢作乂古本原作雲夢土作乂故傳云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東作猷猷之治自唐太宗改置土字於上解者遂多支離唐宋諸儒因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不知雲夢一皇清經解卷七百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八
澤或稱雲或稱夢皆可春秋傳宣四年邠夫人棄子文於夢中杜注云江夏安陸縣有雲夢城昭三年楚子以鄭伯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定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注云所謂江南之夢漢志華容編縣西陵皆有雲夢華容今監利石首二縣地編縣今荊門州西陵今蘄州蓋所謂方八九百里者其說不盡浮夸固不得強分爲二地也

梁州貢道

夾右碣石人於河言島夷之貢道也與梁州之貢道無盭西傾因桓是來言織皮之貢道也亦與梁州之貢道無與厥貢鏐鐵銀鏐磬磬梁州之貢也與雍州之球琳琅玕一也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與雍州之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一

也但文有詳略耳浮於潛逾於河入於渭亂於河乃梁州之貢道與雍州之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一也或曰經文於梁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先於雍州則西戎之貢物在後何也曰宋蘇氏嘗言之矣雍州織皮以下十二字當在球琳琅玕之下浮於積石之上方與諸州先言貢物後言貢道之例相合蔡傳亦以爲然則其說可從也

漆沮

漆沮之水在雍州者不一詩所云自土沮漆猗與漆沮其水皆在扶風考扶風有二漆水其一則漢志扶風漆縣注云水在縣西說文所謂出杜陽岐山者是也其一則水經注謂漆水出杜陽之漆谿謂之漆渠卽隋志所謂普潤縣有漆水者也此二漆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九

皆在灃涇之西與又東過漆沮不合林氏引詩以證漆沮非也沮則扶風無聞漢志北地直路縣注云沮水出西東入洛水經又詳其源委云沮水自直路縣東南流西南逕宜君川東南逕祓祢縣故城西又南合銅官水逕懷德城南東注鄭渠濁水亦注焉自是分爲二水沮水出東合澤泉東北入洛濁水東南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與白渠枝渠合南入渭又云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是酈以濁水爲漆水也寰宇記云華原縣漆水自東北銅官縣界來合沮水是以銅官水爲漆水也程大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胡朏明取之然石川河水卽濁水程氏之說仍以濁水爲漆水蓋亦據酈注爲說而酈云俗謂之漆水

則是後世土俗之稱以釋禹貢終無確據謹案今孔傳於漆沮既從下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並不言其出入於導渭下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掖北夫既云二水名又云亦曰洛水驪牆甚矣但漆沮亦曰洛水之說則固有所受之今案水經注云渭水東過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闕駟以爲漆沮之水顏師古漢書注亦云漆沮卽馮掖之洛水詩瞻彼洛矣正義亦引此漆沮云洛水則漆沮是也與東都伊洛別矣夫洛水爲雍州之大浸職方與渭並列周三川震與涇渭並列禹貢不應舍此大水不志而志漆沮之二小水而禹主名山川又不應雍豫二大水同名爲洛豈職方之洛在禹時自名漆沮而商周之際始名洛水與漆沮既改爲洛而雍州之水有漆有沮又復相亂遂難反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十

其本矣

六卿

甘誓乃召六卿蔡傳云六卿六鄉之卿也案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司馬所謂軍將皆命卿者是也謹案蔡氏所據者周禮而不知周禮之鄉大夫非分職之六卿也其說依倣鄭康成而不知康成之解鄉大夫亦未嘗以爲六卿也周禮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其爲司徒屬官明甚不得以其有卿之名而遂以爲六官也賈疏曰鄭大司馬注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既六官六鄉並言故

知別置不得以鄭氏誤解鄉老遂以爲鄉大夫亦當循例也又案孔疏云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官文也鄭氏云夏亦然則三代同也然則此所召之六卿卽六軍之將也下云六事之人盡呼六軍之士也經義瞭然何必強傳鄭氏之說自尋無限葛藤耶

河南夏都

仲康之立注疏謂羿廢太康而立之金仁山謂羿代夏政必不奉仲康而爲之臣仲康之立蓋僑國河南而未能返於安邑其說良是但不知距河之後太康仲康及相立國何地考地志今陳州府太康縣爲夏太康所築城縣以此得名又案春秋傳衛遷於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則相之都帝邱亦可知矣

皇清經解

卷七十一

李進士羣經識小

十一

蓋羿泥雄據西北仲康轉徙而東畏其逼也且五觀之地在今觀城縣斟灌斟尋二國一在今壽光縣一在今濰縣有鬲氏在今德平縣附近相依理當然也泥使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而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過在今掖縣戈在宋鄭之間蓋亦制夏之遺孽使不得逞也而少康之光復舊物其事爲甚難而其績爲甚偉矣

五邦

五邦之說今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並盤庚遷般爲五邦蔡氏謂以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因疑祖乙兩遷而不能堅持其說謹案序文祖乙圮於耿則未圮之先已遷都於耿矣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蓋因

圮而遷也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則邢耿爲一矣其所
以混爲一者不過以書序言耿不言邢史記言邢不言耿耳不
知邢之與耿字形聲音皆不相合不得混爲一地也如謂一人
之身不當再遷則蕩析離居將聽之平閩百詩云邢國故城在
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卽祖乙所遷其地與耿東西相距約八百
里判然兩地且以殷時河道言之邢亦大河所經之地然則盤
庚之遷蓋自邢而遷也分耿與邢爲二而五邦之數可符矣

正義云據文圮於耿謂遷來於耿爲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
於耿耳非旣毀乃遷耿也盤庚云於今五邦及數之惟有亳相
囂耿四處知此旣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
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脩德以禦之不復

皇清經解

卷七百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三

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未可
依信也案疏說甚當而不取遷邢之說者疑史記不足據耳然
太史公去古猶近歷遊名山大川遷邢之說必有所受故杜佑
謂遷邢卽邢州也且仲丁河亶甲盤庚諸篇皆爲遷都而作則
祖乙亦卽言遷都之事康成謂善其不徙者誤也且曰脩德以
禦之亦是意爲之說盤庚當日何不脩德以禦之乎釋文馬云
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正義引鄭云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
相耿爲五

姜文

洪範於其無好德蔡傳云於其無好德之人謹案史記微子世
家載此書無德字集解引鄭康成注無好於女家之人雖賜之

以爵祿其動作爲汝用惡觀此則知鄭所傳古文元無德字與史記同也蓋是節昌字與上明字爲韻穀字與家辜字爲韻好字與咎字爲韻音義兩合理無可疑後人誤衍德字者蓋因上節子攸好德之文而誤耳

頗義爲韻

無偏無陂陂字古本作頗唐明皇以其韻不諧遂改頗作陂不知義字從羊我聲古音本讀若俄凡儀議等字從義得聲者皆在歌麻一部明皇不知古音輕改經文正猶宋胡氏不知儀之音俄而改易漸上交陸字作逵以爲叶韻也

顧亭林曰義字古讀若我易象傳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禮記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皆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三

其證宋王伯厚曰宣和六年詔洪範復舊文爲頗而監本猶仍其故然史記及呂氏春秋引此書至今皆仍作頗也案陂字古音亦讀若婆

子孫其逢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先儒逢吉二字連讀謹案此節通體用韻當讀至逢字句絕與上文五從字一同字音韻正叶吉字另作一句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更合逢訓爲大釋文引馬融云逢大也猶言其後必大耳禮記儒行衣逢掖之衣鄭注逢猶大也又訓爲豐豐亦大也禮記玉藻縫齊倍要鄭注云縫或爲逢或爲豐是古逢豐聲義皆同也體例訓詁聲音三者皆合理無可疑

顧命宮室

讀顧命一篇古人宮寢之制瞭然在目其曰南門應門也其曰畢門路門也曰牖間南嚮爾雅戶牖之間謂之展是也曰西序東序爾雅東西牆謂之序是也曰西夾西序序外西夾室之前堂也西房東房卽儀禮左房右房是也賓階阼階與左塾右塾南北相對東堂西堂卽東西夾室之前堂也東垂西垂東堂西堂之階上也側階北堂之階上也以其邊遠故名曰垂以其無偶故名曰側也惟房夾制度則注疏糾纏之至孔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孔疏因云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又云上云西序東鄉東序西鄉則序旁已有王之坐矣下復云在西序東序者明於東西序坐北也又云西序卽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坐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知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東夾室無坐故直言東廂夾室陳於夾室之前也謹案經文旣曰西夾又曰西房則西夾與西房判然爲二不得云實同名異也夾字從大從小凡在兩旁者皆可稱夾不必以夾大室爲名也其言所陳之寶在西序東序明於東西序坐北者不知孔氏以爲在序內與在序外與抑序卽爲東西之兩墉而序外無復東西廂與其謂西夾之前旣有南嚮坐西序所陳之寶在此坐西西房所陳之寶在西夾坐東則此數寶在空虛之地無復西房之可言矣且如其言在西序東序者卽在房中則東序西序東房

皇清經解

卷七亘干

李進士羣經識小

古

西房東夾西夾皆混而爲一矣。有是理乎？今據儀禮宮室之制，正之西序東序之坐在序內，東西嚮西序東序之竇當在坐北西夾之位，在夾室前西房東房在室之西旁，半在堂之後，半在兩夾室之後，則堂室房夾皆厯厯可指矣。公食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疏云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又云宰東夾北，疏云謂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房之制，南北短而東西長，東房之東則東夾之北也。謹案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又云宰東夾北，西面南上，似夾室當在房外，鄭注謂東房在夾北者，以籩豆出自東房，宰當立於房中也。如此則東夾室在東房之前，東序之外，西夾在西房之前，西序之外，東序在東房前略居其中，而別之中，其東爲夾室序之西，則屬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李進士羣經識小，五。

於堂也。房與夾室一在北楣之南，一在其北房與夾室之間，必有墉以隔之，不得混而爲一也。

孔傳

今所傳孔傳人莫不知其僞而究不知其出於何人之手。予友劉端臨曰：蓋王肅所托。今案是書既非漢以前人所作，漢以後非子雍之明敏博洽亦不能作。則其說是也。釋文曰：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類孔氏故取王氏從齊微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不知其本出一手也。子雍曠代之才，使其平心靜氣，研精覃思，何難與康成並駕惜其克伐之心太甚，以康成壓其前，專欲爲異說以勝之作聖證論未已也。又出孔氏家語出家語未已也。又爲孔傳是書雖成。

而未遽出又數十年後乃出於梅賾其所爭者在後世之名固
不必及其身而出之也後人妄意古人雖曰出於逆億要亦十
得八九矣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

李進士羣經識小

十六

皇清經解卷七十一

學海堂

羣經識小

高郵李進士惇著

刪詩

史記謂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誤矣卽刪詩之說亦非孔子攷訂詩篇使之得所則有之刪則未也觀經傳所引詩逸者不及十之一且其辭多雅正亦不在可刪之列其所以逸者或亡於夫子之前非夫子刪之也衛鄭齊陳皆有淫詩夫子不刪所刪者何等詩耶騶虞狸首采芣采蘋以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射節夫子獨刪去狸首何也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詩不止於三百而三百是其大數夫子豈取旣刪之後以爲言而曰人誦我所刪之三百乎必不然矣

皇清經解

卷七十一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一

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至孔子時止存其五所亡者多矣倩盼唐棣二詩見於論語孔子時尙未亡而不在三百篇者或亡於夫子之後與若謂夫子刪之則素絢之旨嘗與子夏發明之室是遠而亦與遠莫致之同耳獨刪此篇何耶觀南陔六詩則此二篇亦不足怪矣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志在進賢哀窈窕思賢才以爲君子之善匹是其德也思得賢女以共承君子正與不如忌之德相合以義會之其爲后妃所自作與卽以爲詩人所作亦是代寫其意二章輾轉反側云云皆從后妃意中寫出也集傳謂宮中之人所作不知所謂宮人者何人乎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

屬之文王乎抑宮人自謂乎以宮人爲妾媵則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姪娣與夫人偕來或有幼而待年於國者不應夫人未得先有妾媵也以憂思屬之文王則親迎于渭正在文王初載不必有寤寐反側之憂也若屬之宮人則文王是時方爲世子世子之宮不邇師保賓友邵陽渭涘天作之合亦不必勞左右瞽御之憂思也反覆思之不得其說若謂妣述非后妃不能當則兔置之詩亦曰公侯好仇矣

車字古音

釋文曰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日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謹案韋昭之說非也古無今麻馬一部聲音車字皆讀若居此章王姬皇清經解卷七百十一李進士羣經識小二

之車與華

古音敷

爲韻采薇四章同北風三章與狐鳥爲韻有女

同車與華琚都爲韻何草不黃末章與狐爲韻卷阿末章與馬

古音庇

爲韻韓奕三章與屠壺魚蒲且胥爲韻江漢首章與旃舒

鋪爲韻易睽卦上爻與孤塗弧媾

古音故

雨爲韻困卦四爻與徐

爲韻皆其證

城隅

考工記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三者城隅爲最高故傳云城隅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鄭注考工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賈疏云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樓也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城隅

及闕皆有浮思刻畫爲雲氣並蟲獸者也浮思一作罘罘釋名云罘罘在門外罘復也罘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顏師古漢書注云罘罘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罘然也集傳云幽僻之處似非

錯文

竹竿二章遠父母兄弟檢古本本作遠兄弟父母母字古讀若米與上右以古音字古音正合今監本弟字下仍有叶滿彼反四字滿彼正與母字古音合可知朱子所傳之本仍作遠兄弟父母後乃誤倒其文耳亟宜改正

河廣

衛都本在河北至魯閔公二年渡河而東遂在河之東南河廣皇清經解

卷七巨土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三

篇乃夫人思宋襄公而作襄公以魯僖公九年立則在衛遷都後而猶以河廣見義殊屬不合然案宋桓公之立在魯莊公十二年則夫人之歸當在衛未遷都之前其作此詩蓋傷己之見棄不盡思襄公卽以爲思襄公亦不必在襄公旣卽位之後序云思而不止可知其不一思也

月出之光

傳云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然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後若如傳說則以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前矣集傳又云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真案蒼蠅之聲與雞鳴不相似也所以作此解者以次章月出之光在東方明之前且月光與東方相似故爲此迂迴以使二

節相合其實義多不可通也李厚庵引印古詩話云古本作日出之光蓋日月古字相近遂致譌誤案如此則二節下二句皆進一步說言非特雞鳴也已聞蒼蠅之聲矣非特東方明也已見日出之光矣於儆戒之意實爲脗合古者人臣朝君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儆戒之時非必真見日出也但言其時之迫耳天將曙而月出惟晦前二三日爲然不若日出之有常期也未節蟲飛薨薨蒼蠅卽在其中皆將旦之景也疑前二節促之使興此或方輿而語之耳

孔疏謂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依集傳則二章上二句乃夫人告君之辭下二句則詩人敘其事耳今案文義三節通篇皆夫人之言也

皇清經解

卷七

李進士羣經識小

四

敝笱

序云敝笱刺文姜也箋以歸止爲初嫁於魯皆刺桓公不能制文姜也集傳以爲刺魯莊公而以歸止爲歸齊謹案以歸止爲初嫁似無可刺集傳作刺莊公較長然歸止乃歸魯非歸齊也春秋於文姜之事屢書不一書自與桓公如齊以後凡十書其出而未嘗一書其歸蓋旣不可以告廟故史亦不得書也然有出則必有歸載驅刺文姜之淫於齊也敝笱刺文姜之自齊而歸魯也桓公遇害於齊禍始於夫人夫人不可以歸旣歸爲公論所不容復孫於齊自後又不可以歸其他與齊侯淫於竟上皆不可以復歸魯人若能以禮絕之則可矣而文姜方且挾大國之勢多其扈從如雨如水魯人聽其出入而終不能制此詩

之所以作也槩作歸齊似與載驅章無別

展我甥兮

序云莊公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集傳亦曰此詩人之微辭也謹案此說與公羊傳合而以春秋經斷之則公羊之說非也文姜歸魯在桓公三年莊公之生在六年公與夫人如齊在十八年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甚同非吾子之譖何自而來本無嫌疑詩人亦何所用其微辭哉案爾雅釋親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莊公忘父之讎結婚於齊於內則丹楹刻角於外則觀社納幣盛飾威儀侈逞技藝齊人見之愿贊其美以爲信足爲我之甥而刺譏之意自在言外此立言之妙也然則是詩之作或當在納幣時矣

皇清經解

卷七十三

李進士羣經羣小

五

變文協韻

陟岵三章其第三句皆讀至役字句絕謹案首章字字與已止爲韻次章季字與寢棄爲韻三章弟字與偕死爲韻當讀至字字季字弟字句絕而以行役二字屬下句向來讀者皆誤集傳云尤愛憐少子者婦人之情也其說雖妙然看來只是變文以協韻也

伐檀

伐檀三章首三句言所用之不當其材也次四句譏在位者之無功而受祿也未二句以君子規在位之貪鄙也義本直捷集傳似太費力

無知

檜風樂子之無知集傳云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是以知爲知識之知謹案爾雅釋詁云知匹也毛傳訓與之同郭注爾雅亦引詩爲證蓋古之訓詁如此且此章作無匹解與二章三章無家無室正同卽作憂亂之詩於義亦合

公子

七月次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謹案毛鄭解傷悲同言公子亦同皆以公子爲幽公之女公子但傳以歸爲采蘩而歸鄭更訓歸爲嫁與上傷悲更爲融貫正義云貴賤雖異感氣則同是也若以公子同歸爲嫁於公子則采蘩之女亦不勝其多矣思歸公子已皇清經解

卷七百二十一

李進士羣經識小

六

屬妄想更計及於遠離父母不太蚤計乎竊謂懷春傷春皆女子自有之情但能發乎情止乎義禮則如玉之女可不爲強暴所陵采蘩之女不害其風俗之厚也其曰殆及公子同歸則與幽公之女同勤蠶桑抑又可知案公之女亦稱公子正義引公羊傳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是也左氏傳亦有之桓三年傳曰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莊三十二年傳曰女公子觀之皆其證

笙詩

南陔六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孔子歸魯論其詩雅頌各得其所此六篇當時俱在子夏得爲立序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而義得存者其義與眾篇之序合編故得存也朱子用

鄭氏之說蓋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也謹案儀禮及經傳惟堂上曰歌以瑟聲清越不掩歌聲也若合之笙管鐘鼓則曰笙曰管曰奏諸言笙言管言奏者皆有其辭此獨無辭何也且不必他證即以合樂三終言之孔疏鄉飲酒文曰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三詩亦是堂下笙吹亦有其辭而此六詩獨無辭乎且既無其辭亦不必以此六篇備三百十一篇之數矣

巷伯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則是詩即寺人所作不必原其所以爲寺人之故也爲寺人者豈盡由遭讒而被官刑與抑旣爲寺人遂無遭讒之事與

皇清經解

卷七十一

李進士羣經識小

七

天官之屬雖有內小臣寺人內監之別統言之則皆曰寺人瞻卬三章云時爲婦寺是也此寺人卽是巷伯鄭箋以爲二人似太拘

濯漑

河酌三章可以濯漑毛傳云漑清也謹案上章可以濯鬯鬯尊名也漑亦當爲尊名周禮鬯人凡祭祀社壇用大鬯祭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禋事用漑凡禴事用散鄭注云脩蜃漑散皆漆尊也漑尊以朱帶者賈疏云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漑漑者橫漑之義然則社壇用鬯禋事用漑鬯漑皆尊名也故云可以濯鬯可以濯漑漑概古字通周禮大宗伯注漑祭器釋文云漑本或作概觀此是二字通也

替引爲韻

詩古音有絕不可曉者如召旻五章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替與引實不可合故顧氏炎武詩本音亦闕之今案替當讀若聽離騷經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蹇朝諝而夕替詩與引叶騷與艱叶同在真文一部也

阮共

毛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以阮徂共爲三國者用魯詩說也其所以用魯詩說者以下侵自阮疆爲周侵阮國之疆因以以邊徂旅解爲徂國之旅遂並共解作三國也今案徂往也徂旅徂字承上侵阮徂共之徂不必爲國名而阮疆乃周與密接界之地亦非國名則阮與共宜皆爲周地戴氏云侵阮

皇清經解

卷七十一

李進士羣經識小

八

徂共猶云侵鎬及方云爾下侵自阮疆戴氏疑侵乃寢字之譌蓋因上侵阮之文而誤此節言周既克密而遷都之事則陟岡以望岡陵泉池無敢犯我因卜吉而遷都焉其說亦精

毛以阮爲周地鄭以密距周侵阮徂共之命朱子作詩集傳始以共爲阮國地名而蒙引以文王爲方伯密人侵阮爲距大邦可謂杜撰蓋既未讀鄭箋且並未會下節經文也前明人解經往往如此

詩集傳既知密在寧州程邑在咸陽乃云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豈非徙都於密乎

執競

序以執競爲祀武王朱子因有成康字而以爲祀武王成王康

王說之得失吾不敢定但如集傳之說不知是詩將用之膺祭將用之祫祭與用之膺祭則其辭夾雜用之祫祭又不止三王也若以洛誥烝祭歲之文例之則彼乃告周公留後之事非常祭也且文王武王開基之主又豈成康比邪

半句爲韻

顧亭林言詩有半句爲韻者有瀾濟盈有鶯雉鳴瀾與鶯爲韻盈與鳴爲韻嘗以其類推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旆蕭與悠爲韻蕭古讀若脩詩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又鳴與旆爲韻例彼下泉浸彼苞蕭懷我寤歎念彼京周是也

啾啾葦與離爲韻萋與啾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與積爲韻疆與倉爲韻易歸妹上爻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與羊爲韻實與血爲韻禮記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與坐爲韻右與起爲韻右古音以亦其類也

皇清經解

卷七十一

李進士羣經識小

九

